

未了华会

海軍

蓝色的帐篷

◎仇建国

已是凌晨5点了,刚眯了一会,蚊子便在耳门子上提醒:你在值守莫贪睡,快起来!我的睡意顿时消失地影无踪迹。睁开眼,雪白干净的帐篷顶上悬挂的节能灯坚强地亮着,自己便也跟着坚强了起来。掀开盖在身上崭新的黄棉大衣,在床边坐直了身体,捋一捋身上红色的志愿者马夹,中国红依然鲜亮亲切,给自己平添了一些暖意和正气。把转到脖子后面的“疫情防控工作证”旋正,放在胸前,收拾好床铺,整理好帐篷门口小木桌上的物品,拿起小酒瓶瓶在手上交叉喷酒后,抹了把脸,顺了顺稀疏的短发,戴上口罩,准备好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小区外隐约为零星的车辆或摩托驶过的声音,应是各个值守点的工作人员开始赴岗换班了,也许是凌晨或者是城市这些天突然安静下来的缘故,马路上清洁工清扫的声音都听得那么清晰、悦耳和温暖,心想,还有起得更早,为这个精致亮丽、温馨蓬勃的小城市服务的人。走出帐篷,天边已有亮光,天上的星星开始隐退。小区的业主们还沉静在睡意中,只有一两户人家的灯亮着,应是和我一样准备去值守点值守的人吧。

我值守的小区,是县城中心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叫木器厂小区,是南苑社区属下的小区,业主们素质挺好的,很愿意配合我们疫情防控工作,还时不时地送来桶装水、瓜果瓜子、八宝饭、水果等慰问品,进出总有人嘘寒问暖,叮嘱我们穿厚一点,防止感冒,他们每个人眼里都充满了对疫情防控值守人员的亲切、敬爱之意。

推开小区大门,来到外面的马路边,这条叫黎明路的马路,当年也许是一个爱早起、喜欢黎明的人给起的名呢,我心里在嘀咕。马路刚被环保车清洗过,湿漉漉的,泛着清光,光鲜宜净,倒映着对面海盛富城小区的几排洋房和临街的门面、槐树,“一切都像刚出生的婴儿,从脚到脚都是新的”。静谧的街道,在天青色远空的剪影下,2名环卫工一边一个忙碌着,没有其他什么人。多么宁静的早晨,很久没有享受这样的早晨了,我取出口罩贪婪地深呼吸了几下,感觉自己从内到外被洗了一遍,浑身清爽了许多,连续几天的疲劳和惊恐一扫而去。

天边的亮光慢慢地泛出了胭脂红,就像大西洞老坑端砚里的优质石品胭脂火捺一样,在另一种大片优质石品天青的衬托下格外夺人眼目,近处的树叶在晨风的晃动下也逐渐清晰地泛起金黄来。秋天来了,于是就想起早些时候的小诗(见秋)来,“余芳意未穷,时节令归匆。远树黄金叶,离家带晚风”。这时,恰好一片带早风的红树叶翻转着从我头顶耳边刷过,落在肩上,又轻轻地滑下,掉在游青路面上,弹起后翻了个,安稳踏实地贴在地面上,把秋天扎扎实实跌落在我的面前。

去年的国庆节,街面上不如往年那样早早几天就红火起来,大型活动会提前预场,各种盆栽鲜花簇拥着盛开在各个广场空地,热情洋溢的横幅激动地荡漾着,旌旗飘飘,国旗艳艳。虽然与往年不同,但疫情还是抑制不住人们爱国的那颗红心,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陆续行动起来,在奔赴各自的值守岗位。临街商铺的门面上,商户们不知什么时候插上了国旗,顺街望去,金黄的树叶隙间一片片红星,像花儿一样开了过去,在这清冽的早晨,美美地添上了一层暖意,在我的心中荡开。

这时的天已完全亮了,回首望去,一个极其熟悉亲切的场景感动到我:昨晚给我遮挡过夜风的那顶蓝色帐篷,昂扬地站立在小区大门口,帐篷一角高高竖立的党旗微微飘动,前面贴着党员先锋岗标识的小木桌上,整整齐齐摆放着自己刚刚整理好的一应物品:4本疫情防控台账、一瓶消毒凝胶、一把测温枪,还有一个尚未播放过的红色小喇叭,它们安静地待在那,像战士一样随时等候命令投入战斗。透过帐篷门户,隐隐约约

看到叠放整齐的军绿色被褥、棉大衣……不禁又想起了3年前疫情初虐时的情景。

2020年春节前,我准备去北京,一是去看看在那工作的儿子,二是想看看能治肩膀痛的大夫。2个肩膀半年来换着疼,有时疼得吃饭和穿衣都要靠妻子帮忙才能完成,看了不少大夫和医院,基本没缓解。大年三十那天到银川,准备第二天出发,晚上在电视上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新闻,中央发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职责”的号召,就喃喃自语道:今年的春节看来是过不成了。

果不其然,晚上11点,县委组织部电话就来了,说县上成立的疫情防控指挥部,13个疫情防控检查站人员配齐,我被安排在海兴西高速路口检查站担任站长,须按明天下午上班前到站报到上岗。好快的动作啊!我把自己的安排说了后,组织部的同志也就同意了,说既然已把机票买上了,看病要紧,就另行安排人员吧,还不忘关心我一路注意疫情安全。

但当自己拖着拉杆箱准备赶往机场的那刻,心中一热,觉得大疫当前,自己不能一走了之,得干点啥,便把电话又打了回去,告诉组织部自己能行,赶明天下午准时到站报到,说完心里一下轻松了好多。办完退票手续,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期待。整个晚上,由于肩膀疼没怎么睡好,天一亮,左肩膀疼得更厉害了,抬不起来,无法使劲,便小心翼翼驾车返回海原。为了准时报到,还没来得及及回家拿东西,便从海同高速公路口下来,又直接上了黑海高速,投入到首场疫情防控战斗的最前沿。

我用右手托着左臂进站报到,在新年春节住进了蓝色的帐篷,并迅速开展临时党支部和检查站的工作,很快把来自11个单位的26名各行各业疫情防控工作队队员牢牢地团结在一起。60个日日夜夜,一步未离,像钉子一样扎在海兴西高速收费站,硬是没有让疫情从我们这个人流车流比较复杂的检查站溜进海原县境,内心不由自主对全体队员充满了感动,便在检查站群里骚了一下,赋诗一首,《赠黑海高速公路海兴西疫情防控检查站守卫者》,“凤凰山下海兴西,左控三河右挽梯。新冠瘟君欺过往,门神动怒战旗嘶”。

记得第60天,在圆满完成抗击疫情任务,返回工作单位的那天,初春的气息把没烟峡峡口浓浓地抹了一遍,春雪和着春雨纷纷扬扬地飘了下来,落在我穿了60个日日夜夜、斑斑点点的黄棉大衣上,落在雾色苍茫、春意盎然的海兴西的大地上,落在海原的山山水水、沟沟叉叉上,同样,也落在饱含情谊送我离队的这帮队员身上,为我洗尘,为大家洗尘,为海兴西检查站洗尘,为海原县洗尘,为全国洗尘!防疫取得阶段性胜利,迎来希望的春天的感觉,夹杂着与战友们的惜别之情,自己不禁温润了眼眶,哽咽了咽喉,久久无语地站在天蓝的帐篷边、雨水中……。回忆前,摸着自己叠得整整齐齐的军绿色被褥,脱下黄棉大衣叠好摆在被子上,把党员先锋岗的红色袖标抹下来,有字的一面朝上放在大衣上面,轻轻按下快门,留下了人生中那难忘的一刻……

又一片黄金叶落在我的肩上,打断了我的思绪,看着眼前这顶蓝色的帐篷,我习惯性地揉了揉肩膀,肩膀还在隐隐作痛,三年来,肩膀就一直未好过,时不时地犯病,也因为疫情的缘故,一直未兑现去儿子那的承诺。

2022年忙碌了大半年,计划国庆节期间再去北京,依然是看看儿子,看看肩膀。还是早早地给单位报了备,买了27号的机票,打点好行李,正准备出发,相同的故事又惊人地出现,这次是在金秋的国庆日,我又一次住进了这蓝色的帐篷……

虽然秋天已然来到,夹杂着一丝失落和寂愁,令人唏嘘,忐忑不安,但秋天更多的还是收获、金色和昂扬,坚守这蓝色的帐篷,就是为了永久地撤走它。

仇建国 宁夏书法家协会理事、宁夏诗词协会会员、宁夏诗歌协会会员、海原县文联副主席,《南华》文学季刊副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书界新秀研修班第一期成员。书法作品获中国书协西部书界优秀作品展优秀奖等,入展中国书协等30次以上。在《中国书法》《书法导报》《朔方》《宁夏日报》《六盘山》等报刊发表文学、书法作品近200篇(幅)。

又是一年春联红

◎仇建国

在大部分老百姓慢慢恢复健康与活力的时候,中国农历癸卯新春欢天喜地而来,着实让人们肆意放飞了一下。

压压的一片,围在我们前面。要写了,却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一个,头皮发麻,手哆哆嗦嗦,吓得不敢落笔。再瞄旁边一中的王志学老师,写好的几副对联已被老乡接到手里。看着围拢的群众热切期盼要燃烧的眼睛,我更不敢写了。王老师就鼓励我。大胆写,别怕,就当别人看不懂。果然,有这一心理支撑,居然能开写了。

开写了!一个摄像机就探到我面前,抬头一看,是记者,后面还有一队县上领导,都笑咪咪地看着我,记者让我说几句,我脑子轰地一下一片空白,不知说啥,好在我一把拉起王老师,请他救场,王老师也没推辞,大大方方讲了一通。我暗想,不光要练书法,得练的东西还多呢。

从此,每年写对联,我就抱着大家都不懂书法、更不懂春联的心态,大书特书,毫不顾忌,觉得写美了!

到兴仁镇写春联,是行政区域尚未调整的那年。兴仁镇是海原县的一个大镇,也是文化重镇,便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胡写。眼望着服务车一辆接一辆看不到头尾,区市县各个方面的人都来了。兴仁镇能装下这么多人和车吗?心里这么想着,好不容易找到我们的位置,一看,坏了,别的部门把好地方、向阳的地方都占完了,我们被挤在阴面一个角落。天有风,阴沉沉地,冷。大家说这咋写呀?我让大伙放好笔墨,每人再拿些小石头砖块什么的,还没准备停当,群众已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催促我们快写。

好不心急呀。那些年写对联,没有专用红宣对联纸,都是我们买的大红纸,拿到印刷厂让师傅按比例裁好,颜色也不鲜艳,深浅不一致,还掉色,沾哪哪红,我们一踏子一踏子叠好春联纸,开写!就这样,呼啦啦一会,和着围观群众的叫好声,地面有空档的地方便全红了,春联摆得到处都是,上边压着小石头砖块。风撕扯着春联,雪就来了,不大,但落在春联上,白里透红,远看就像一副雪压盛梅图,引来的群众更多了。

一直为我牵押纸的,是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像中学生,小声谨慎地对我说,哥,能让我写一下吗?我一愣,会写咋不早说。我不会,就喜欢,为了看你们写对联,我一早就来了。我才意识到,他打一开始就为我服务呢。我立马递给小伙子一支大笔,请他写,我帮他牵纸。小伙子写得不错,学的是赵孟頫的行书,入笔出笔仔细到位、行笔稳当,虽墨不好且臭,让他写出了厚重和墨味来,字的辨识度大,讨老百姓喜欢。我不由地赞了一声。小伙子脸一红,说才学呢。得到春联的人嗯嗯轻言致谢,说对仗工稳、平仄合规、内容有意,好春联。我叮嘱,记住哪是上联,别贴反了,那人忙笑说知道知道,尾字仄声是上联,平声是下联,横批从右念,上联贴在右,反之贴左边。看着这情景,吓得我不轻,心想再不敢拿大胆写,别怕,就当别人看不懂的话来自欺了。

其时,天气愈加冷了,当工作人员第三次喊我们要笔的时候,我用的这支出锋7厘米的长峰羊毫已冻结得剩下半厘米的笔尖,只能在纸上乱划拉,碟子里的墨也冻成了冰碴,看来写不成了。收摊。大家才搁下毛笔,搓搓冻僵的手和耳朵、鼻子,哈着粗气,四周张望,原来别的单位不知什么时候早撤光了。

每次都是这样,我们书协送春联志愿者的摊位,永远是最红火的那一角,也是撤得最迟的队伍。大家乐呵呵地说,我们的生意真红火,总是一红到底,红到最后。

最红的一次,是去曹洼乡脱烈行政村的那次。县上要求我们书协去3人,陪同中国书协副主席吴善璋,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书协主席郑歌平等区市县相关领导和宣传、文联、书协部门领导、艺术

家一应几十人,送春联送幅字到脱烈村。这层次可不低,不能马虎,也是学习的好机会。我自言自语道。

脱烈村是个有传说的神秘村落,据说村名是用成吉思汗的儿子托雷的名字命名的,可想而知它的背后有多深的故事。

那日是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一天,村子被白茫茫的雪绒盖了个严严实实,那苍茫一色的山野、沟壑、道路、村庄全都隐没了,仙化了,一切都看不出明暗起伏,粉饰得干净爽劲,安静老实了起来,好像有意铺了天大的一张洁白的宣纸,等这些艺术家挥毫泼墨呢。

只有村委会院里却热气腾腾。对,是中国红融化了这里。村民把村委会快围成了圈,密密匝匝,谁不想讨一副名家的春联沾个吉庆呢。有些村民手里捧着刚写好的春联往自家跑去,这样的红,就从村委会顺着村路、小道向村子的四面八方流动、扩展、延伸,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近到远,由淡到浓,远看仿佛一串串腊梅沿枝爆开,在茫茫雪雾中,显得那样的清晰、鲜艳和喜庆,传达着一种莫名激动的力量。春天的气息已扑到每个人的脸面,红滋滋粉润润的,大家哈出的热气力道都很足,能升腾出老高去。

在乡亲们满意而去后,我没放走机会,请各位名家每人写了一副收藏了起来。尽管收摊回家时大家担心的危险终于发生了,有一辆小车滑出路面,掉进马路边沟,众人七手八脚把车弄出来,虚惊一场,大家庆幸前面不是深崖,笑笑呵呵又一路前行了。

多少年了,这一幕,那一幕,许许多多的故事,还有印象中脱烈村那像国画一样跳动流淌的红,一直珍藏在自己的心里,不时隐隐地动一动呢。

今年很特别,大家书写春联都憋着一股劲,志愿书写者的规模扩大了,有青年人的加入,队伍红火了,对联纸已是印制着精美图案的专用宣纸联,墨汁也是浓香四溢的书画专用墨。笔墨精良,人强马壮,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书写水平比以前强多了,写春联的阵势就要大点,这一直是我想要的。原本是居家书写集中发放,后来情况变得有利于下基层,二十几个人说下就下去了。广场、社区、乡村、企业、消防、甘盐池人民公社文旅景点和关桥“梨花岛”两个文联文学艺术创作基地等,几天内,足迹遍及全县。打着“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基层”“我们的节日——送春联送福字送窗花送全家福”的横幅,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群众的情绪点燃,走到谁家,就把热闹和欢笑带到谁家,让春联红遍那里,红遍人家。嗯,真的把海原城乡整了个“和”“楞楞”。

春联写到这份上,我已累得四脚八叉。但还有几个固定而重要的春联要创作,就是县委政府大楼春联,这已是第六个年头了。今年要完成新县委政府大楼、老县委、老政府大楼三副巨幅春联作品,老县委的最长,四米二,都是不小的工程呢,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前后得全家人和装裱悬挂等十来个人都上。三处地方,我得早早草拟出十八副春联,送请县领导各审定一副后,再选纸张、毛笔、墨汁,确定字体,计算大小尺寸,到创作、制作、装裱、悬挂,一周能完成就算快了。

当除夕上午创作完成并悬挂好县委政府大门春联,全年轰轰烈烈的春联书写活动才算画上了句号,其实,也是全县各行各业、真正停下手头工作,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我呢,除过值班人员,往往是最后离开的那个人。站在已空寂无人的县委大院,望着大门上颜真卿楷书意味浓厚的春联,任凭明媚的阳光,自由自在舒展地洒在上面,那艳艳的一抹红显得那样夺目,不由得又读了一遍。乡村续振兴,逢盛风和日丽;海原谋发展,承蓝图地久天长。有这一抹红在,来年,希望和期待,就会和全县人民的心慢慢融合在一起,酝酿,发芽,拓展和成熟。